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 卷

伍蠡甫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217/2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卷)

编辑者

伍蠡甫 蒋孔阳 秘燕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卷)
伍蠡甫等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7.25 字数411,000
1979年11月新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原人文上海分社版)

书号：10188·113 定价：1.70元

目 次

(下卷，十九世紀)

英 国

华茲华斯	3
《抒情歌謡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	5
《抒情歌謡集》一八一五年版序言	19
柯勒律治	30
文学传記	32
赫斯列特	36
英国的喜剧作家	28
雪萊	43
《伊斯兰的起义》序言	46
詩辯	51
济慈	58
书信	60
宪章派	67
詩人們的政治	69
一个圣诞节的花环	72
阿諾德	74
当代批評的功能	76
梅瑞狄斯	83
喜劇的观念及喜劇精神的效用	84
莫里斯	89
艺术与社会主义	90
布拉德雷	100

为詩而詩	102
王尔德	111
謊言的衰朽	113

法 国

史达尔	121
論文学	124
論德国	133
司湯达	145
拉辛与莎士比亚	147
巴尔扎克	161
《人間喜剧》前言	164
雨果	178
《克伦威尔》序言	180
圣·佩韦	195
什么是古典作家?	197
泰納的《英国文学史》	204
乔治·桑与弗洛貝爾	207
书信	209
庫爾貝	218
《一八五五年个展目录》前言	220
給学生的公开信	221
波德萊爾	223
隨筆	225
一八四五年的沙龙	227
一八五九年的沙龙	231
泰納	233
《英国文学史》序言	235
左拉	242
戏剧上的自然主义	245
實驗小說	249

馬拉美	257
关于文学的发展	259
法朗士	267
文学生活	269
柏格森	272
笑之研究	275
 德 国	
黑格尔	289
美学	292
弗利德里希·希勒格尔	318
断片	320
文学史讲演	325
叔本华	329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331
海涅	337
論浪漫派	340
尼采	353
悲剧的誕生	356
 俄 国	
普希金	367
給《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	369
論批評	373
別林斯基	374
論俄国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	377
詩的分类	381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385
赫尔岑	391
科学中的一知半解	393
車尔尼雪夫斯基	402

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	405
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417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	425
列夫·托尔斯泰	429
什么是艺术?	432
杜勃罗留波夫	445
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	447
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449
皮萨列夫	452
现实主义者	454
意大利·丹麦·比利时	
德·桑克梯斯	463
论但丁	464
论亚历桑德罗·孟佐尼	466
论吉亚古謨·来欧巴地	468
勃兰戴斯	469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	472
梅特林克	479
卑微者的财富	481
美 国	
爱默生	487
诗人	489
爱伦·坡	494
诗的原理	496
惠特曼	503
《草叶集》序言	505
亨利·詹姆斯	509
小说的艺术	511

增 补

柯勒律治 ······ ······ ······ ······ ······	519
黑格尔 ······ ······ ······ ······ ······	522
叔本华 ······ ······ ······ ······ ······	530
别林斯基 ······ ······ ······ ······ ······	532
车尔尼雪夫斯基 ······ ······ ······ ······ ······	538
杜勃罗留波夫 ······ ······ ······ ······ ······	542

英 国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律师之子。早年先后受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思想影响，向往唯情论、返于自然说、在平静中回溯等。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先表示同情，雅各宾党专政后，转为消极保守。他反对古典主义传统，和柯勒律治共同发表《抒情歌谣集》，并给此书的第二版(1800)和新版(1815)分别写序言，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提供理论根据。前一序言的部分内容是：诗人的热情以自然美和田园生活为土壤，诗的主题在于热情地歌颂宇宙间永恒事物的“天性的永恒部分”；诗人通过想象，运用民间浅近、质朴的语言，把他的主观世界表达出来，从而使平凡的事物被描写成不平凡了。后一序言涉及观察、感受、描写，以及沉思、想象、幻想、虚构、判断等在诗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而特别强调想象的创造性，并且认为想象和幻想的区别，在于前者诉诸“天性的永恒部分”，后者局限于“天性的暂时部分”。华兹华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以对“天性的永恒部分”的想象和反映，作为诗的最终目的。他所说的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已失去亚里斯多德模仿理论传统的客观现实基础了。

此外，华氏于1798年为自己的诗作向读者宣称：“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地溢出的。”1800年他曾在给约翰·威尔逊的信中说：诗描写的对象是人的本性，“我们从哪里寻找最好的标准呢？我回答，从内心去找；先全部裸露我自己的心，然后去观察天真坦率、生活平凡、永远不懂虚伪造作的人们。”1824年1月21日给S·蓝铎的信说：想象“诉诸无限”，并

“引向永恒，赞美永恒”，含有宗教感情。1810年在《论哀歌》中则认为悼念死者的诗文，必须“表达出作者本人确实感到哀痛”，是一位“真诚的哀悼者”，唯其心里没有冷下来，心灵才真地在活动。以上这些资料，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他的诗论。

华兹华斯的诗论含有消极浪漫主义因素，但消极浪漫主义较早地出现于德国，以希勒格尔兄弟为代表，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就浪漫主义的消极因素而论，柯勒律治比华兹华斯更有所发展，但实际上乃是希勒格尔诗论的翻版。

《抒情歌謡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

这些詩的主要目的，是在選擇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終竭力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語言來加以敘述或描寫，同時在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種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下呈現在心靈面前；最重要的是從這些事件和情节中真實地而非虛浮地探索我們的天性的根本規律——主要是關於我們在心情振奮的時候如何把各個觀念聯繫起來的方式，這樣就使這些事件和情节顯得富有趣味。我通常都選擇微賤的田園生活作題材，因為在這種生活里，人們心中主要的熱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夠達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並且說出一種更純朴和有力的語言；因為在這種生活里，我們的各種基本情感共同存在於一種更單純的狀態之下，因此能讓我們更確切地對它們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們表达出來；因為田園生活的各種習俗是從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並且由於田園工作的必要性，這些習俗更容易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後，因為在這種生活里，人們的熱情是與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為一的。我又採用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實際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點，去掉了一切可能經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為這些人時時刻刻是與最好的外界東西相通的，而最好的語言本來就是從這些最好的外界東西得來的；因為他們在社會上處於那樣的地位，他們的交际範圍狹小而又沒有變化，很少受到社會上虛榮心的影響，他們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單純而不矯揉造作。因此，這樣的語言從屢次的經驗和正常的情感產生出來，比起一般詩人通常用來代替它

的語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學意味的。一般詩人認為自己愈是遠離人們的同情，沉溺于武斷和任性的表現方法，以滿足自己所製造的反復無常的趣味和欲望，就愈能給自己和自己的藝術帶來光榮❶。

但是，我也知道，現在有幾個作家偶爾在自己的詩中採用了一些瑣碎而又鄙陋的思想和語言，因而遭到了一致的反對；我也承認，這種缺點只要存在，比起矯揉造作或生硬改革，更使作家喪失名譽，可是同時我認為，這種缺點就全部看來並不是那樣有害。這本集子里的詩至少有一點和這些詩不同，即是，這本集子里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有價值的目的。這不是說，我通常作詩，開始就正式有一個清楚的目的在腦子里；可是我相信，這是沉思的習慣加強了和調整了我的情感，因而當我描寫那些強烈地激起我的情感的東西的時候，作品本身自然就帶有着一個目的。如果這個意見是錯誤的，那我就沒有權利享受詩人的稱號了。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這個說法虽然是正確的，可是凡有價值的詩，不論題材如何不同，都是由於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為我們的思想改變着和指導着我們的情感的不斷流注，我們的思想事實上是我們已往一切情感的代表；我們思考這些代表的相互關係，我們就發現什麼是人們真正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重複和繼續這種動作，我們的情感就會和重要的題材聯繫起來。久而久之，如果我們本來具有強烈的感受性，我們就會養成這樣的心理習慣，只要盲目地和機械地服從這種習慣的引導，我們的描寫事物和表露情感在性質上和彼此聯繫上都必定會使讀者的理解力有某種程度的提高，他的情感也必定會因之增強和純化。

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乔叟的动人的詩篇差不多都是使用純粹的語言，甚至到今天普遍都能懂得。——作者原注。

我也說過，這本集子里的詩每首都有一个目的。另外我還須說明，這些詩與現在一般流行的詩有一个不同之點，即是，在這些詩中，是情感給予動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動作和情节給予情感以重要性。^①

我決不為着虛偽的客氣而不說出，我要讀者注意這個顯著的特點，與其說是为了這本集子里的詩，還不如說是为了題材

① 這一段見1845年版。1800—32年版是這樣：我曾經說過，這本集子里的詩每首都有一个目的。我也曾告訴讀者，這個目的主要是什麼。就是說明我們的情感和思想在興奮狀態下互相結合的方式。但是，用不大普通的語言（1802—36年版是：用稍微更加適當的語言）來說，這是跟隨我們的心靈在被天性中的偉大和樸素的情感所激動的時候的一起一落。這個目的，我在這些短文里曾經竭力用各種辦法去實現，而這些辦法就是：通過母愛的許多更加微妙曲折的地方去探索這種情感，如在《小白痴》和《一個發狂的母親》兩首詩中；伴隨一個瀕於死亡但還孤獨地依戀著生命和社會的人的最後掙扎，如在《一個被遺棄的印第安人》這首詩中；表明童年時期我們關於死亡的觀念所常有的混亂和模糊，或者是我們之完全沒有能力接受這種觀念，如在《我們是七個》這首詩中；顯示出在早期同大自然的偉大和優美的對象結合的時候那種友愛的依戀的力量，或者說得更哲學些，那種道德的依戀的力量，如在《兄弟們》這首詩中；或者使我的讀者從普通的道德感中獲得另一種比我們所習慣於獲得的更加有益的印象，如從西蒙·李的事件中所獲得的那樣。在我的總的目的當中，有一部分是力圖描畫一些受到不很熱烈的情感的影響的人物，如在《一個旅行的老人》和《兩個賊人》中那樣，這些人物的成分是單純的，是屬於大自然而不是屬於習俗的，這些成分現在存在着，將來也會永遠存在，這些成分由於自己的構成是可以明確地和有益地加以思考的。我不想濫用讀者的寬容，再多談這個問題；但是我應該提到另一個情況……情感。讀者只要看一看《可憐的蘇桑》和《沒有孩子的父親》這兩首詩，尤其是第二首詩的最后一節，我的意思就可以完全理解。1836年版也是如此，但是用第三人稱代替了第一人稱。——原編者塞林科特(Selincourt)注。

的一般重要性。題材的确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心灵，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够兴奋起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进而不知道一个人愈具有这种能力就愈比另一个人优越，那末他一定不能充分体会人的心灵的优美和高貴。因此，在我看来，竭力使这种能力产生或增大，是各个时代的作家所能从事的一个最好的任务；这种任务，虽然在任何时期都很重大，可是现在特別是这样。許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則联合在一起，把人們分辨的能力弄得迟鈍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蛻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这些原因中間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发生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在城市里，工作的千篇一律，使人渴望非常的事件。这种渴望，只有迅速传达的新聞能时时刻刻予以滿足。这种生活和习俗的趋势，我国的文学和戏剧曾力求与之适应。所以，已往作家的非常珍貴的作品（我指的几乎就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頓的作品）已經被抛弃了，代替它們的是許多疯狂的小說，許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象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无价值的故事。当我想到这种对于狂暴刺激的下流追求，我就不好意思說到我想在这些詩里反对这种坏处的微弱努力。当我想到这种普遍存在的坏处的严重情况，我就几乎被一种并非可耻的忧郁所压倒，好在我还深深觉得人的心灵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可毁灭的品质，一切影响人的心灵的、伟大和永久的事物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能消灭的力量，好在此之外我又相信，这样的时代快到了，能力更强大的人們会一致起来系統地反对这种坏处，并且会得到更显著的成功。

关于这些詩的題材和目的，我已說了这么多，现在我請求讀者让我告訴他一些有关这些詩的风格的情形，免得他格外責备我不會作我决不想作的事情。讀者会看出❶，这本集子里很少把抽象观念比拟作人，这种用以增高风格而使之高于散文的拟

人法，我完全加以摈弃。我的目的是摹仿，并且在可能范围内，采用人們常用的語言；拟人法的确不是这种語言的自然的或常有的部分。拟人法事实上只是偶尔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产生的辞藻，我曾經把它当作这样的辞藻来使用；但是我反对把它当作某种风格的人为的手法，或者把它当作韵文作家按照某种特权所享有的一种自己的語言。我希望讀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使他相信我这样做，会使他感到兴趣。別的人走着不同的途径，也同样会使讀者感到兴趣；我决不干涉他們的主张，但是我希望提出我自己的主张。在这本集子里，也很少看见通常所称为的詩的詞汇；我費了很多力气避免这种詞汇，正如普通作者費很多力气去制造这种詞汇；我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已經在上面讲过了，因为我想使我的語言接近人們的語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許多人认为是詩的正当目的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既然不能份外地仔細，我就无法让讀者对于我所要創造的风格有着更确切的了解，我只能告訴他我时常都是全神貫注地考察我的題材；所以，我希望这些詩里沒有虛假的描写，而且我表现种种思想时所使用的語言，都分別适合于每一思想的重要性。这样的尝试必然会获得一些东西，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一切好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然而要这样做，我就必須丢掉許多历来认为是詩人們應該继承的詞句和詞藻。我又认为最好是进一步約束自己，不去使用某些詞句，因为这些詞句虽然是很适合而且优美的，可是被劣等詩人愚蠢地滥用以后，便使人十分討

① 这段話在1800年版中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地方，讀者在这本集子里将发现不到我把抽象观念比作人。这并不是出于我有意責難这种拟人法；拟人法也許适合于某些种类的作品。但是，在这本集子里，我是想摹仿并且尽可能地采用人們常用的語言。我不认为这种拟人法是这种語言的任何正式部分或自然部分。”——原編者注。